



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圣帕翠克游行获赞赏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三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市第二十四届圣派翠克节游行,这是他们连续五年应邀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爱尔兰移民传统节日游行。天国乐团的演奏获得了沿途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游行主办方的负责人之一凯萨琳·克南说:“自从知道有这个乐团起,我们就年年都邀请他们。他们的演奏确实是一流的。他们的服装亮丽,阵容庞大,非常受欢迎,沿途所到之处都是观众的热烈掌声。我还看到有很多在商店里的观众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跑出来鼓掌和喝彩。他们的精彩演奏得到观众们的欢迎。感谢他们的到来,我们会永远邀请他们。”◇



图:在剑桥大学公园里晨练

剑桥的清晨

(明慧记者唐恩综合报导)剑桥大学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曾经诞生了八十七位诺贝尔奖得主,有着悠久的文化气息。法轮功特有的清新纯正和强身健体的神奇功效,深受这所顶尖学府的欢迎。

每天清晨,在剑桥的格林公园,都能看到人们祥和地炼法轮功,然后各自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学习生活。零一年十一月三日,是“剑桥弘法月”的第二个周末。晨曦中,法轮功学员在剑桥大学的地标——国王学院前炼功,宁静的炼功场面吸引许多师生和游客观看与学炼。

二零零七年三月四日,法轮功学员应剑桥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国王学院举行的“大风凉”活动,现场展示功法,受到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当场学习法轮功。剑桥大学学生会负责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艾玛·布莱克本表示,该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缓解紧张和减轻压力的方法。她认为法轮功“将动作与精神结合在一起,很平和,能消除人们的压抑感。”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四日,剑桥大学学生会福利办公室再度举办“大风凉”活动,鉴于法轮功在去年三月的该活动中受到广泛好评,组织者再度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有趣的是,在这次活动中,四个展位上的人全部加入到法轮功的炼功场中来。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剑桥行政区市政展览大厅举办法轮大法“正法之路”图片展,展览所揭示的真相令许多前来参观的西方人士和剑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感动。

年近九十岁的英国外交家、前英国驻爱尔兰大使福昂西斯爵士在展览开幕式的演说中说:“法轮功不仅

到海角听真相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采访报导)野柳风景区,位于台湾新北市万里区野柳村,是大屯山系延伸至海中的一个岬角,以海蚀地景闻名于世,吸引了很多海内外观光客。近两年来,无论严寒酷暑,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在野柳风景区走上一回,不难发现总有一些法轮大法修炼者,或是举着真相展板、或是分发真相材料、或是谆谆善劝来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能够明白大法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母女同沐大法恩

现年六十六岁的刘喜和女士,之前什么教都信过,感觉很疲乏。她听得友人介绍法轮功之初,以为又是一门宗教,因此不以为意。后来已逾半百的她因发生车祸,伤势难愈,身体每况愈下。在伤痛拖延一年多后,她开始学炼法轮功,如今已修炼八年多了。

刘喜和说:“炼功没多久,很快就痊愈了,身轻体健。这么好的功法,我到日本探望母亲时介绍给她。八十八岁的母亲已修炼三、四年,没再听说有什么病痛之类的烦恼,而以前她经常生病,我每年要跑到日本去照顾。现在母亲已经搬回台湾哥哥家,因为台湾的法轮功炼功点更多,很方便。”(接下页)

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一项全球性的新文明精神运动,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法轮功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很快会传播整个人类。”◇



图:英国外交家、前英国驻爱尔兰大使福昂西斯爵士观赏正法之路图片展

(接前页)

脑血栓一小时内风消云散

在新竹种植有机蔬菜兼营有机早餐生意的黄先生，中年时因为心肌梗塞手术后，健康一直不理想，随时都有复发的危险，过了六、七年提心吊胆的日子。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经客户的介绍，黄先生与妻子春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春美说：“一个月后的某个清晨，发现老公躺在床上动弹不了，象是得了脑血栓一样。我不知所措地去找法轮功学员帮忙，在这期间一个小时不到，老公自己醒来坐在床上，只是一时间还说不出话来。他用笔歪七扭八地写问是否‘中风’。与赶来帮忙的法轮功学员交流后，才知是师父帮忙净化身体，内心镇定不少。我们在一楼客厅交谈时，老公已经自走下楼来，就象没发生过任何事，当天还照常开车送菜到台北市去。”

夫妻俩修炼至今已逾十个年头，在大法中受到的恩惠说不尽。当获悉野柳景点要了解真相的大陆观光客很多，春美总是不辞来回五、六个小时车程的路途颠簸，到野柳讲真相。

从未有过的香甜

从事水泥工作的徐金土非常忧心，已经育有两个女儿的妻子思绮，生下小儿子后得了产后忧郁症。看完西医看中医，如此反复五、六年过去了，思绮的忧郁症却日益严重，近大半年来变得依靠药物也无法入眠，身体愈发虚弱。徐先生到处打听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救爱妻以及这个被忧郁气氛笼罩着的家庭。



图：大陆游客在野柳风景区观看法轮功真相



图：春美女士坚持讲真相

二零零二年九月，听人谈起亲身经历的法轮功的神奇与殊胜，徐金土如获珍宝，赶紧陪伴妻子思绮找到附近的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自此夫妻俩双双走进大法修炼。徐金土说：“恭聆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的第二天，听完第二讲的当天下午，思绮竟然午睡二、三个小时！她睡得非常香甜，情况从此迅速改善，忧郁症不药而愈。”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徐金土由于遗传体质，腰椎盘第四节萎缩压迫到神经，导致走路一拐一拐的，并且膝盖骨钙化；修炼二、三个月之后，他感觉病灶部位有股气在游走。常年饱受折磨、甚至可能肢体障碍的他，竟然神奇痊愈了。

多听多看多了解

徐金土夫妇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有着共同的心愿：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道德提高了，身体健康，人生变得更幸福美满了，他们要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弘传至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使得上亿人身心受益”的事实告诉世人；全世界只有中共害怕人民成为实践“真、善、忍”的好人，并捏造谎言欺骗世人，构陷

污蔑法轮功、残酷迫害修炼者。他们要让世人知晓真相，以免沦为邪党因恶贯满盈遭到天谴时的陪葬。

徐金土夫妇到野柳风景区告诉人真相，“以前一开口就脸红心跳，但心念一转：救人要紧！整个情况就改观了。”他说：“现在我都响亮地对大陆观光客说：欢迎到台湾来多听多看多了解。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编造的大骗局，破绽百出.....绝大部分人都会站在售票亭的走廊上静静地听、静静地看，有的会主动过来拿真相。”

导游：很佩服你们

长期到野柳景点讲真相的陈晓琳表示，在真相面前，人心在觉醒。一位壮硕身材的男导游，经过真相展板时大声地招呼团员说：“我跟大家介绍，大家来看，这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一群大陆观光客非常震撼。

一位台湾导游与陈晓琳聊起中国大陆的情况时说：“我们很佩服你们，你们不卑不亢的态度、不计较自身利益的胸襟，给人非常亲切温和的感觉，我们导游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做得真的很好，很让人佩服。”◇

迫害善良 陕西南郑县公安局局长遭恶报

尽管中共长期用无神论对中国人洗脑，然而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未改变。十几年来，中共操纵整个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制造无数的冤案，给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反过来，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的数目也是惊人的。下面是一个实例。

南郑县公安局局长齐建文，五十岁，原汉中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任县公安局局长后，为了所谓的“政绩”，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学员。

南郑县大河坎七十六号职工肖艳萍，曾在北京做过大脑开颅手术，

经常昏晕。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因她不肯放弃修炼，遭到两次非法劳教。

零八年奥运前夕，肖艳萍遭绑架、非法判刑八年，“二审”时，齐建文按照汉中“六一零”主任任玉平的指使，调集约四十名警察和特务，手提摄像机、手铐、警棍等刑具，气势汹汹地守候在法庭附近，大肆抓捕十多名站在路边和在小吃店吃饭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城固的李金凤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勉县的徐艺琴被非法劳教一年，其余人遭到“罚款”勒索。



后来，县公安局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均，齐建文被调回汉中市公安局，任纪检委书记，明升暗降。

二零一零年九月，齐建文到医院检查，因严重心脏病需立即住院。他回家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住院，当晚暴死家中，抛下他再婚的妻子。

对他的暴亡，中共邪党不敢声张，悄悄火化，企图继续哄骗那些不明真相的党徒为其卖命。◇

凌源杨永利自述多年来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杨永利现年五十四岁，是辽宁省凌源市沟门子镇毛杖子村毛东组的一个普通农民。他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先生也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去北京希望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却遭到当局的抓捕、劳教，当他劝当地“六一零”头目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他再次被无理关押。后来因在家炼功被非法判刑。期间，他多次遭到警察的刑讯逼供，被狱警和犯人殴打，但他仍然和迫害他的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以下是杨永利自述多年来所遭受的迫害。

认定真善忍好

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位炼法轮功的学员把《转法轮》书拿给我看，我当时看到李洪志大师的法像慈眉善目，是那么可亲可敬，又看到书中真、善、忍三个字，我就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功法”。几天后我就请来《转法轮》和《法轮大法义解》两部宝书，从此走入修炼大法的门。

迫害之初遭抄家

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当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与日俱增，江某某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一时间乌云压顶，大有天塌之势。中共利用所有宣传机器造谣污蔑大法和大师父，利用军警、特务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我们这里也是人人过关、个个表态，否则就抓人。有一天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就说我炼功了，把我抓进派出所，勒索我五十元人民币。后来，派出所、乡、村干部非法闯入我家中翻箱倒柜，抢走许多大法书籍、组合音响一台、电视机一台。从那以后，警察多次派人上门骚扰，暗中监视。

去北京证实大法，遭关押、非法劳教

我看到其他地区法轮功学员纷纷进京证实大法，我也决心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我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和同

是修炼人的妻子去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还没来得及打出横幅，就被便衣警察跟上了，把我拽到一边问：“你是炼法轮功的吧？”我为了打横幅，没有正面回答他，我说我是探亲的。这时，那个警察向一辆警车一摆手，警车就向我开了过来，停在我的跟前，这时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随后，我就被警察连踢带打推上警车。不一会儿，我妻子也被推到警车前，她也喊了“法轮大法好”，也被绑架。

那天，我知道的，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上百人，都被关进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的地下室，我们集体喊：“还大法清白！还大法师父清白！”，并且齐声背诵《洪吟》。当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们被分别拘送到北京市区各派出所。

我和其他两名同修被关进北京市辽化兴城派出所。那个所长和我谈话，我向他讲了大法如何好，我们为啥进京护法。晚上我们住在办公室，警察问我姓名和家庭住址，我不说，就被扣在禁闭室的老虎凳上，手铐卡进肉里，卡出血。当天晚上，他们对我搜身，从我身上搜出身份证，把我送到朝阳驻京办事处。刚到办事处，警察李国强就踢了我一脚。他们把我们十二人连夜押回。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被非法关进凌源市第一看守所。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沟门子派出所李国强、杨贵敏、许双等人对我们私设公堂，非法审讯，并对我们拳脚相加。恶警把师父的法像卷紧，扒下我的裤子，用师父的法像卷打我，师父的法像被打碎，我的臀部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们还说一些诽谤大法、侮辱师父的话。不让我大小便，我的腿被打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在看守所的一个月中，如果没有大法的力量支撑，我就得精神分裂，夜里突然坐起，感到胸部闷的慌，这时我就背诵师父的《洪吟》，过一会儿就好了，此症状直到回家后才消失。

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关进朝阳

教养院迫害。

由于学法不深，求安逸心重，违心地写了放弃修炼的所谓“四书”，为的是少吃苦，早回家，回家后再从新修炼。后来才知道那是变异了的人的想法。

在被非法劳教期间，我吃了很多苦，被调到普教大队进行苦役劳动十五天，挨犯人打骂，吃不饱饭。还得给教养院喂猪。被迫害一年零五十天后回到家中。

劝告六一零头目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殴打

二零零二年六月份，我给乡“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头子庞雨俊打电话，劝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又被沟门子派出所绑架。在“六一零”办公室里，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庞雨俊坐在椅子上说：“别说你，就是付占奇（法轮功学员）都让我制服了，你看他现在老实了吧！”他还说了很多诽谤佛法的话。他扬言：“我让我那两个儿子收拾你家那几口子。”他说够了就脱下自己的胶塑布鞋，手握鞋子狠狠的打我的头部、面部，我的脸被打得流出鲜血，脸肿得变了形，白眼球充血，两眼肿的只剩一条缝儿，走路都晃悠悠的，又非法拘留我四十五天，勒索我四百多元钱才放我回家。

在家炼功被判刑

二零零四年三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有三个人在我家炼功，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在夜间十点多钟，凌源市国保大队付延龄、陈志、王桂林，沟门子派出所郭文华一伙警察前来绑架了我，并抢走师父的法像、法轮图和炼功带。次日又抄走《明慧周刊》、小册子、组合音响一台、现金三百元。第二天警察把我从沟门子派出所押送到凌源市国保大队。付延龄、陈志、王桂林一伙将我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还有一名警察（不知姓名）双脚踩在我的两条小腿上，他踩了一会儿突然下去蹲在一旁说我踢他了。其实那是他迫害法轮功学员遭了报应。他们让我大字形站立，（转下页）

(接上页)用各种手段折磨我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二十五日,我被非法行政拘留,被关进大河南拘留所。

四月六日,国保大队警察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非法审问,我拒不配合。陈志把我按倒在地又踢又打。还当着我的面烧毁师父的像。我说:“你们那样做会遭报的。”陈志说:“你能耐现在就让我头疼,我就服你。”他们理屈词穷时,就扒我的裤子,用我的皮腰带打我。当打我几皮带后,我大声喊:“师父!救救我!”这时,陈志一下就停住了。王桂林也松开抓着我的手。我的臀部又被打得青紫色,左小腿起一个大包。当天被非法批捕,被关进凌源市第一看守所。

五个月后,凌源市中共法院在610的指使下,没通知家属私自开庭。审判长是张立军(女),开庭的整个过程我已记不清了,我对所有签字一概拒签,我一再陈述我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无罪。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六日,我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被关押到锦州入监。

九月二十四日又被非法押送至盘锦监狱三监区四分监区迫害。

在监狱中反迫害

刚一进监狱时,和新去的犯人一起进行入监学习,有一姓李的年轻科长在讲台上,把我叫到讲台前,问我:“你还炼不炼?”我说:“炼!”他又说:“你打算活着出去,还是死着出去!”我回答:“我又没有罪,我凭什么死

着出去,我当然要活着出去!”

我刚一进监狱,就受尽了狱警和犯人的打骂,带工队长梁友会嫌我走路慢就打我。我给监狱长投信,后来他不打我了。过一段时间那个梁队长看我和别人不一样,也知道我学大法,转变了对我的态度。有个叫夏春雷的带工队长一直很邪恶,我多次向他讲真相,他一直打我。

零五年四月一日,我因反迫害不劳动,被中队长刘荣福看见,他下了摩托车就奔我来了,到了我跟前,一边骂着,一边上前就抓着我的衣领子,把我按倒在地,用脚踹我的头,踹了好几脚,我的脸被踹出血,踹完他就走了。我坐起来大声说:“我炼法轮功没有罪,我就不干活,你打人,我告你!”我挨打就绝食。

第二天,我被他们关进禁闭室,铐在老虎凳上一天。晚上,李副大队长找我谈话,他首先承认中队长打人是错误的,又说我不干活也不对。我就向他讲大法的真相,讲了我不要劳动的原因。后来,让我到手工车间去干活,我还是不干活,又被管教科长王忠海踢我胸部重重一脚,踢的我好一阵子上不来气,又把我关进禁闭室,铐在老虎凳上一个多小时。

又因不干活,被一中队(一分监区)的覃洪军指导员(管手工艺的)打了我,并且又给我关了禁闭。我所在的中队犯人王志岩和那个指导员说:“我们中队长打了他,都得给他

说好话,你还敢打他?”那个人一听,马上到禁闭室给我道歉,并给我放了回来。

过了几天,让我去稻田劳动,我不出工,他们让两个犯人往外拖我,到了监狱大门外,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门外侧站着很多干警,四中队长刘荣福发疯一般就冲我来了,夺过犯人手中的警界旗就打我,旗杆儿是用五公分棉槐棍做的,我被他打得胳膊、大腿、后背一条一条的血印,立刻都肿了起来,有的地方还流清血汤子。第二天,另一被迫害的同修鼓励我一定坚持到底。以后我照样不出工。一天,我被两个犯人架着走,我还喊“法轮大法好!”四中队的指导员张雷手拿兜子在后面打了我一下子。到了稻田,我就坐在地头上打坐炼功,那个中队长刘福荣到我面前,我还照样炼。他瞅瞅

我说:“炼那玩艺有啥用,能顶饭吃吗?”我就和他讲真相。

后来,他们就不让我出工了,我在监舍学法炼功,帮犯人缝洗衣服,向他们讲真相。我写申诉状,以申诉的形式向干警和犯人讲大法的真相,我让犯人传看申诉状,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

以上是我被中共迫害的全过程,但有很多细节还没一一叙述,被迫害时间总计:四年九个月零二十天。



中共中央党校 25 名官员退党震惊中南海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党校二十五名不同部门的官员集体向大纪元声明退出共产党,事件震惊中南海。

他们在**集体退党声明**中说:「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间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生、研究生等。我们大家都同意借你们的《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众多官员的退出共产邪灵的声明。

其实据我们知道,中央党校 2 千多职工中,90%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为什么要退党,《九评》讲的很清楚,中共从起家就是以欺骗,谎言,暴力杀人为基础,各种运动杀人、致残少说也有 1-2 亿中国人,确实是邪党、邪教、流氓党。我们其实都是被邪灵附体。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们做损人利己的事,使用下流手段,抢夺少数的官位。

八九年六.四中共残暴无情的大开杀戒,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我们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

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同样我们欠下亿万中国人的血债。可是我们却获得了邪党邪教的重重奖赏,有了官位,更大住房,轿车、情人,有了更多的老百姓的纳税钱供我们无尽享乐。然而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恶梦,被五马分尸,被碎尸万段,几乎不能呼吸。我们明白,不能再做这样的恶事了,不能再被中共邪党、邪教、邪灵操控了,我们要从心灵上彻底铲除中共邪恶势力,重新做诚实、善良、正直、勇敢、乐于助人的好人。

所以我们正式宣告,完全退出中共邪教。我们还呼吁其他的中共各级官员,像我们一样勇

敢退党,退出共产党,让中国更早跨进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美好富强的国家的行列。◇

